玉函山房輯佚書

春秋左傳義疏一卷蘇寬撰寬不詳何人其書隋唐志並不載孔氏正義序云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又謂蘇氏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云云然正義每引之以與杜氏相證今即從正義所引裒爲一卷疏有釋衞冀隆難杜二條意蘇爲北儒賈服同秦道靜之流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春秋左傳義疏

蘇寬 撰

隱公

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 孔穎達正義

三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后崩太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

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

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

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稱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太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並同上

桓公

五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爲父老代父從政據正義補

父老來聘非父沒正義

九年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據正義補於

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

安居父位正義引蘇氏

莊公

元年

齊師遷紀郱鄑郚

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不言所從之

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存其人故與宋人注

稍文同其文異於邢遷也正義

六年

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

膏肓曰楚鄧強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

鄧滅曾不旋踵若剞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

據正義補三甥既有此語左氏因史記之文錄其實事

非君子之論何以非之正義蘇氏

十有一年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斥明不得不因申舊凡之義正義云蘇氏之說義亦如此

僖公

二十有八年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不卒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衛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戍衛其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正義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明晉侯之德沒其召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便是褒諸侯貶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褒貶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沒不書於義爲可必書天子非其地之狩者若全沒其文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出狩諸侯往朝 同上

文公

元年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外卿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傳稱内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知叔氏服字也正義

九年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十有一年

鄋瞞由是遂亡

國語稱今曰大人但迸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並同

宣公

九年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注四與文同盟案僖以三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杜注釋例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干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爲之誤正義云蘇氏亦以爲然

十年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尙不譏世卿難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

十有二年

夷於九縣

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兆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據正義補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正義引蘇氏沈氏

成公

七年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遷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傳不言者以舍既備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正義

十有一年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注郤犨來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犨亞卿輕衛護隆雖以為他敵魯君春秋所諱魯卿出敵他國類晉名氏則應郤犨來盟為輕行及盟晉為重今書郤犨之盟則是犨輕齊重何得

云舉重略輕釋云所言輕重者自謂晉之君臣盟爲輕君盟爲重二國各稟君命奉使而行非關敵公之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上同

襄公

九年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

杜云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是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衛冀隆難云案昭

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
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
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
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哀姜閏月
取前城皆爲門五日乎案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
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
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
一年四月之前除兩個殘月唯置四個整月朋日
不誤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十一月

後置閏然十月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正義

十年

會吳于柤

注吳不稱子從所稱也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

十有一年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傳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

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 義正 鄭注詩公徒三萬以爲
三軍鄭答臨碩之問云公徒三萬爲二軍者鄭隱
問而答當以詩箋爲正 同上 蒐于紅革車千乘所以
今不滿三軍者以當賦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
能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 並同上

十有三年

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
猶愈乎

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得楚執良霄鄭得堅

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此今若放良霄使歸於鄭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使之意正義

云蘇氏之說亦然也

十有七年

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杜云孫蒯不書非卿孫氏世爲上卿蒯若是上卿應書蒯不書石買故云非卿也或曰事由孫蒯故決之正義

春秋左氏傳述義二卷隋劉炫撰炫有毛詩述義已著錄北史儒林炫本傳載春秋述議四十卷隋志作春秋左氏傳述義卷同唐志亦作述議三十七卷宋志有述義略一卷今佚從孔氏正義採錄分爲二卷正義序謂炫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洵爲光伯之定論然正義奉勑刪定據以爲本則無所毀斥取以疏解傳注者固所謂比諸義疏猶有可觀者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春秋左氏傳述義卷上

隋　劉炫　撰

春秋序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

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 孔穎達正義

杜氏

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識學名

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

辭

隱公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

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出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

二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

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入當名氏之處

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三年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爲之不已將至于邪邪

謂惡逆之事 並同上

五年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

爲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旌旗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

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敎戰陳講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即此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今若人君所行不得軌與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亂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

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非度軌物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時因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習此講事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習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正義 注大事祀與戎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

意也（同上）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則公不射

此言田獵之事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親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之品籩豆之物尚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羽者爲

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

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

時萬舞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

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

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十有一年

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羽父遣賊弑公公非寪氏所弑公在寪氏而死遂誣寪氏弑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寪氏所弑故討寪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緫誅之注欲以殺君之非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欲以弑君之罪加寪氏則君非寪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宅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進誅寪氏則實非寪氏弑君退舍

穀氏則無弒君之大是其進退無據也正詞上

桓公

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注楚武王始僭號稱王號爲武武非謚也正義

五年

凡祀啓蟄而郊

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六年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

杜以博碩肥腯揔牲體而言季梁推出此理嫌其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清父申之民力適完則得生蕃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瘯蠡猶之小病故以為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

在戍受餼使魯爲班則魯人在矣襄五年戍陳書經此戍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必不救不必解之

以山川則廢主

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十有一年

商周之不敵

注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欲以證

商周之不敵故先少而後多并使文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

注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杜

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

十有三年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不書所戰後也

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即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史官雖速幷其文而存其本旨已

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

十有八年

女有家男有室

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别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

並同上

莊公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疏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己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爲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爲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

族弒君取國改名為君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
稱也正義
六年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
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
弗強
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
有彊臣之援為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
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術為下民所愛樂也

九年

九月齊人殺子糾

稱子者愍之正義引賈逵云劉與賈同

十有一年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沈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已明

爲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杜與沈氏意同

正義引劉炫謂杜與沈氏意同沈說據正義補

二十有二年

過說三三之否 ☰☷

下體坤坤爲地爲衆上體巽爲風爲木互體爲長

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

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

爲地上體乾乾爲天天不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

通其氣否塞故謂之否也

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

政

卜春秋之時卜筮多矣丘明所載唯二十許事衆

其懸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書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志之善者知之矣倣此

二十有五年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

注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此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慝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朔二

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

閔公

二年

是服也狂夫阻之

注云阻疑也阻疑以意測耳今言猶云阻疑是阻得爲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爲疑也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

之為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大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正義方相氏狂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為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

同上

僖公

六年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正義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仍爲禮也

十有六年

今茲僭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注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政者若周大夫入陳

竟見官職不修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州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王獨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痛疫再饑不發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注吉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

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為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之類皆言人有欲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亡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

將來君有吉凶協此石鵲之事耳非始從石鵲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鵲之間是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叔興君以實對當云由君德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致洲他占橫說禍亂[illegible][illegible]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告人以此言也

二十有一年

夏大旱

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

儀

二十有四年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杜云棠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二十有七年

民懷生矣

生旣厚民皆懷戀君處

二十有八年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退斂言前人與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強不須與競言前人強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強總言晉之謂矣言晉強於己也

欒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注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神道冥昧

與人不攻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旁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已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遂神心人謂神必不助則衆蘇皆阻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茲一舉猶尚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效勸故云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裨竈請用瓘斝藏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搖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

此也

三十年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

注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氾注云鄭南氾也釋例土地名僖三十四年氾下云此南氾也周王出居于氾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此年氾下云此東氾也秦軍氾南晉伐鄭師于氾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也杜考按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云未見杜意

三十有二年

秋衛人及狄盟

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此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就廬帳盟（並同上）

三十有三年

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

之虞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祠禴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殁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太緩故爲非禮也正義杜解左傳不言祫者此句據正義補以正經無祫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

褅褅焉得稱大乎 正譌

文公

元年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注合古之道而失今　事霸主之禮春秋之時天子

微弱霸主秉德刑以長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大

字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時也晉之與衛小大不同

而恥於受屈望以彊獲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皮

時之宜則非善可君子以為合古之道失當今之

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理也正義

十有二年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

注公即位始來朝魯君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既則曰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即位而來見既則云始見霸主即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

十有四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爲君

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將免我乎爾爲之

爾將免我爲君之事乎

日夫己氏

注猶言某日甲己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十有五年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或以爲華耦貴之既深故特書族

十有八年

此十六族也

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並同上

宣公

十年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拮亦者之一身正誤

十有一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逆文是入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

彼心欲滅陳此則主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入方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十有二年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從偏

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

百二十五人從之

十有四年

孫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

皆是實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

於是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十有六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注潞赤狄之別種狄稱種者周禮内宰上春生穜稑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

十有七年

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

婦也

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姬妾子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並同上、

成公

十有三年

三月公如京師

會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

京師亦直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郎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正義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也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十有六年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君君將被殺獲者爲重旣書師敗又書殺獲即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戰獲胡沈君是也

十有七年

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即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與其實傳意幷論郤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乃總釋傳並言

二者皆爲國討之意也上並同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三十八

經編春秋類

春秋述義下卷　隋劉炫

春秋規過二卷　隋劉炫

春秋左氏傳述義卷下

襄公

四年

戎狄荐居

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按莊子云麋鹿食荐郎荐是草也服言是正義

五年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記云君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

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

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

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

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九年

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冠是大禮當徧羣廟

十年

會吳于柤

注吳不稱子從所稱也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同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晉東方之君未閑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爲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

禮既輕必異於祈會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詔晉侯使辭宋耳得以祈樂享賓猶以十一年為士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納諸霍人

霍晉邑人掌邑大夫猶鄒邑大夫稱鄹人紇蓋使為晉附庸也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隋王劭之狀乃

以下正上宜予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正也

御宜予使心正矣

十有一年

歌鐘二肆

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肆之爲名蓋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二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𨶒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郱色別名三十二枚也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

十有四年

商旅于市

王制言巡守之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鄭元云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彼類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爲求利非欲諫君但觀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自改亦爲諫類則齊霸踊之比是也

十有五年

夏逆王后于齊

杜云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卽此劉夏稱例以夏爲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十有六年

齊高厚之詩不類

杜云齊有二心故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

二十有一年

軌度其信

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二十有二年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

之撰鄭元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罪及全減之盛也

二十有三年

唯魏氏及七與大夫

若是宣公卒則當親情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

云下亙與帥七人並謂服言是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

道既不復其相拼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頖月日同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致有傳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臣民無疑貳於女心也

二十有五年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史異辭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以崔子之冠賜人

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弁冕此崔子之冠蓋弁冕也

齊人以莊公說

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弒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廟樂器

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別將以

辭晉也。杜訓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非以爲
敬也。

町原防

杜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
田别爲小頃町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隰相配
非是不得爲井田也。釋地於陸阜陵阿之下云可
食者曰原。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陸阿山田可
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
平也。

賦車兵徒卒

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

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

事建車之五兵鄭元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

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

二十有六年

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杜云言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劍拔衣爭訓所行

爲善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

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鬬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爭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員無私欲令應客縱子員應客亦非叔向爭善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惟言子朱之心也

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社稷也

蓼蕭首章云旣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辭譽常處位是得宋魯安也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

范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案正義補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行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

杜云時事四時貢職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元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

二十有七年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晉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

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而公怨之以爲貪榮

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貪之榮來也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杜云通計少再閏遣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攷

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

日故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

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二十有九年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

杜云先使巫祓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

無異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

帛於庭也祓殯者君臨君喪之禮先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禭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禭以布幣楚以親禭屈留留以祓茢自尊今贊曰疏云以殯有凶邪畏惡患之不肯親禭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邪凶邪既無而行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有何可患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服虔云不偁倘也倘嘗取女叔侯殺之杜云不偁叔侯之取貨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偁此事所議大輕淺非是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君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識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好惡而不能擇人

昔有當塗貴郅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貴曰好惡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明物故好而不能擇也炫以此言亦

有所切於彼

爲之歌頌

杜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于戈旣戢戎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卽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人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未太平則神無恩

力致太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只述祭祀之狀不言德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非人胡寧忍予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正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主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爵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並同上

見舞象箾南籥者

杜云皆文王之樂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正義南如箾南之舞南在箾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同上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

據世本高止敬仲立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

三十年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已明意在以魯爲主遂使此言反耳已明何不免於此死後解說者乎、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

所以少三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閏有前卻

故長歴此月辛酉朔二十三日癸未來月庚寅朔

計至朔長三日長歴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三十一年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叛違也欲令子産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已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

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並同上

昭公

元年

鞏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傳釋云罪秦伯秦伯不孫欲誅其子弟不能早爲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輕也言其對兄則輕耳非無罪也正義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杜云唐人若劉累之等遷魯縣此在大夏後三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則此居於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即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福故所生不長也晉文近出

而翁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爲言勸勵人耳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爲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爲防推致此意耳晉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

嫏嬛館補校

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敬也
瀆則生怨怨亂育災育災滅性是故取女辟同姓
畏亂災也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於四姬有此
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尚可如無稀省耽之過
度則必生疾

五降以後不容彈矣

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別聲下而息以[illegible]

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

罷而息也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畢

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姦聲

聲是爲煩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淫聲之浸

慆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和平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二年

送從逆班

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言當卑於逆者也

三年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宮之適夫人也

君曰不悛以樂慆憂

惱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惱惱為噉當讀

如弓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

云埋憂地下也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

之忌敬子不入

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如行之

月滕書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譬之事

幷就葬月言耳

四年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覿卯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啟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既云無雹復云雖有不爲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爲災復見無雹之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為政之所致非山冰也君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與之義鄭元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廢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為伏陰凡雨水陽

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

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

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

也鮮識其言者以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鄰

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此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

冰也

五年

舍三軍

四分公室御法別耳遲作王軍不得言舍中軍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杜云季孫不用親其議毀二家 曾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叔孫非謂施臧二氏也

七年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人之受生形必有氣形氣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

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 並同上

八年

今在析木之津

杜云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疑氏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

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正義　爾雅釋天析木謂之津　引天漢即天河也　析木也

九年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杜云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成禮而棄其始冠弁髦二物童子垂髦冠後兩髦因以敝之者謂㲼沒不髦正義

十有二年

克己復禮仁也

克謂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仁而更歸復之

十有三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四月弒君也

十有七年

天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

君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丙子壬午雖俱是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內先言者

雅若火入而伏則迤秋至春歷太陰水用事雖同

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也

十有八年

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廷氏之庫以望之

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立夘以爲孔子

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視千里之毫末梓愼

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烟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愼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許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愼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愼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識識今以服解義或然也

十有九年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

紡焉以度而去之

紡謂紡麻作纑爲布作纑之法有小繩紀其升縷纑既爲布繩無所用[illegible]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杜云曾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疏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

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

二十有一年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

此皆假其事以爲等差其實災之小大不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爲衞惡之衞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是

明此先賢寓言非實事也

二十有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國也

二十有五年

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禮有宜曲宜直不可信情而行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爲成人不能赴禮則不成爲人謂之爲大不亦宜乎赴謂奔走言弼諧已性奔走

以赴禮也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

騎馬之漸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庚申齊人取鄆

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

故於是言取服言爲是

據王妃命諸侯皆之

杜云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如國語史記之文內
王北立伯服為大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
為王而得呼為攜王者哉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
之為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
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
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
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
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東
晳云按左傳攜王好命舊說攜王為伯服古文作

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

平王其事或當然並同上

二十有八年

比于文王

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緋比于文王言王季之

德可以比于文王也疏正義補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

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

上代文德之王也正義

二十有九年

上正日后上

杜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户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行神於

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
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
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與中霤亦是土
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
載萬物取財於地敎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
社示本也是在家而祀中霤也大司徒云辨其邦
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
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
元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

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之謂若松柏[illegible]也

是在野而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卽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

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

杜以之爲適近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

吳 嫏嬛館補校

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爲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卽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於之適前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宜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初九言乾以下不須復云乾故云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悉皆若是也

有烈山之子曰柱爲稷

此及晉語皆云其子曰杜祭注云農者（據正義補）蓋杜地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曰稷（正義）

文加范氏為易之亡也

杜云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與之是成其咎

范氏毀蒐之法以為國制雖則為非書已廢矣[illegible]應有禍亡數已欲令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

也

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伐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三十一年云言不能外內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之罪也並同上

定公

四年

命以伯禽

伯禽猶下命以旅誥是伯禽爲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爲篇與此同也正義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有五長分九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

不足立官并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

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

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

五行之官長也是天子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

有五也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

哉

八年

王人出師納

杜云攻郛入少故遣役而徒助之賈逵以爲主

人出魯師奔走而御退言魯無戰備也杜亦不勝

魯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

虎召季孫欲殺之則名季孫爲名死季孫得脫必

大喜魯人聞我出去喜於名死言人人皆喜於季

孫

十有二年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公孟得生賜族故彄即以族告上並同